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11月1日
星期一

思想之光
文学魅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凤姐的灰色收入

□ 闫红

凤姐和贾母打牌，总是故意输给她。贾母很开心，说，不在于赢钱，只是图个小彩头。贾母眼里这个小彩头是多少呢？每次大概一吊钱多一点。书里说凤姐的盒子里有一吊钱，平儿怕不够，又送了一吊来。凤姐对薛姨妈笑说，贾母的那个钱盒子就这么着不知道赢了自己多少钱去。

一吊钱是晴雯的月钱，购买力接近而小于一两银子。说起来是不太多，可是你知道凤姐的月例银子也就是每月的合法收入是多少吗？她有次开玩笑跟李纨说：“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，比我们多两倍银子。”大致可以推算出，她的月钱也不过是三两多，足够陪贾母打两三次牌。书里没说她还另有津贴，参照李纨的收入构成，她们应该还有点“年例”，相当于年终奖，也不是特别多，凤姐就更少了。

贾府里实行高度供给制，衣食住行都是官中的，月钱是每个人的零花钱。他们没法出去逛街，除了偶尔在外面买个脂粉，大部分时候，月钱都是用来打个赏或是到厨房里添个菜什么的，有个三五两足够了。像李纨这样，月入十两银子，还另有儿子贾兰的十两，一共二十两，光靠合法收入，就能攒下一大笔。

但凤姐不一样。她当家理事，上上下下都要敷衍，如果她也像李纨那样，把紧手里那点钱，在偌大个荣国府，怕是玩不转。只看作为亲戚的薛宝钗，她的好人缘就与她出手大方不无关系，从黛玉到湘云再到邢岫烟乃至赵姨娘，她都有财物赠送。倒不是说除了赵姨娘之外的这些人都见钱眼开，但真的，适当的时候，金钱最能表达自己心意。

小说里，时不时会提到凤姐的这类开支。

第三十五回，宝玉想吃莲叶羹，凤姐叫人拿了几只鸡，要做出十碗来。说是这东西家常不大吃，干脆多做些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大家都有份儿。贾母笑话她说：“猴儿，把你乖的！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。”凤姐忙笑道：“这不相干。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”回头便吩咐妇人：“说给厨房的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，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。”

第五十回，尼姑来找贾母要年例香火钱，被凤姐遇上了，就拿了钱把她们打发走了。这种香火钱是贾母的私人开支，凤姐应当没有权力放到公家账上，自掏腰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袭人回家探亲，凤姐送她大毛衣服，虽然笑说年下做衣服时要袭人再还她，但谁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。邢岫烟衣着寒碜，平儿就自作主张拿了凤姐的衣服送她，凤姐倒大感欣慰，说：“所以我的心，也就她还知道几分罢了。”

荣国府的人，对凤姐的大方倒也安之若素。尤其是贾母，每次都坦然地享受凤姐的孝敬，甚至还像“莲叶羹”那节，时不时地敲打她一下，让她拿出更多的“小彩头”。是贾母对凤姐不够体谅吗？当然不是，《红楼梦》里，最疼爱凤姐的就是贾母。那些玩笑，那些敲打，不过说明，聪明如贾母，既知道凤姐另有灰色收入，也默许了凤姐的灰色收入。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凤姐的这种收入主要体现为三种。

一种比较机动，主要是她帮别人办事时捞取的好处费。第十五回，她为秦可卿送殓到铁槛寺，寺里的老尼姑游说她帮金家员外的女儿退婚，凤姐便以贾琏的名义给长安节度使云老爷写了封信，事成之后，凤姐轻松赚了三千两好处费。

她借尤二姐之事，跟贾蓉母子敲诈的那

三百两银子，也属于这一类。当然，她一半是为了泄愤，谁让贾蓉把尤二姐说给贾琏了呢，捎带着创个收，多少也弥补了受伤的感情。

第二种则是常态，是她因理家掌权而得以收受的各种贿赂。比如贾芸想在她这儿求个职，就买了大包的冰片香料送给她；宝玉屋里大丫鬟职位出现空缺，有女儿的那几家也会呈上各种好处。对此，凤姐的态度是照单全收，多多益善。

至于第三种，就更为固定，是她挪用公款放高利贷的利息。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凤姐拖欠家人的月例银子，让心腹下属放出去收取利息。赵姨娘为此曾到王夫人跟前抱怨，袭人也亲自跟平儿打听月例银子什么时候发下来。

总之，尽管凤姐薪水极低，她的灰色收入远远大于合法收入，从贾母那么心安理得接受凤姐的各种“小彩头”看，她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，同时也不以为有什么问题。也许，在贾母眼中，这是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凤姐的收入与她的付出不成正比。凤姐与李纨，同是贾家媳妇，李纨的合法收入远高于凤姐，工作却只是带小姑子们玩玩而已。凤姐每天清晨即起，深更半夜不得安生，操无数的心，担无数的责任，落抱怨，受闲气，活多钱少压力大，再没有点灰色收入，换你，你干吗？

贾母没法提高凤姐的薪水。贾府按资排辈，收入也与其挂钩。王夫人她们只有二十两月例，如果大幅度提高凤姐的收入，就算王夫人邢夫人不说话，下面的人也不服，历来就没有这个规矩。若贾母强势决策，会让凤姐成为众矢之的，日子更加难过。

如果不提高呢？如前所说，这个家凤姐就很难当下去。就算凤姐能够用海瑞似的清廉镇住一家老小，可是，作为道德操守一般的普通人，她干吗要去当那个钱少活多还得罪人的海瑞呢？

凤姐每天打了鸡血一般地去冲锋陷阵，一半是她打小能干要强，一半是靠权力的各种迷人之处支撑着。也许她曾有过探春式的治家理想，但是在荣国府的收入制度下，在可以想见的各种诋毁陷害的围攻中，这情怀必然不能长久。何况，她打小被父亲宠溺，本就极度自我，她的能力与贪欲在这个合适的土壤里一道茂盛生长，彼此勾连，密不可分。

所以，在贾母和凤姐那些玩笑背后，一定有着无须言说的共识。贾母也是一路当家理事过来的，对里面的弯弯绕，一定很清楚，她既然指望凤姐挑大梁，就不想追问得太仔细。凤姐的灰色收入，就是在贾母的无条件支持下，变得合法了。

无奈，在贾母那里合法的，在事实上却未必。王夫人就曾问过凤姐，赵姨娘的月例为什么还没有发放？问到了凤姐心虚处，出了门她就骂骂咧咧的，发狠以后更要干几件“刻毒”的事。声调虽高，却是色厉内荏，她也知道此事一旦查出，不是好交代的。王夫人还是她姑妈，心有疑惑，也只是问一句而已，要是落到与她有嫌隙的婆婆邢夫人手里，必然是大大的一篇文章。只要贾母去世，有太多人，有着可以扳倒凤姐的愿望与能力。

古代贪官，如凤姐者多矣，和珅的种种劣迹乾隆未必不知道，但在他眼里是合法的，因为他就是法。等他死了，换了嘉庆上台，自然就不合法了。贾母与乾隆等人相似之处在于，他们曾用个人声威，代替制度，把管理模糊化、人情化。但最终他们对于宠臣的护佑，不能成为避难所，而是终身的定时炸弹。

关于凤姐的结局，书中没有细说，但看看历史上这一类人的结局，也都大致可推想了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田园风

□ 郑峰

人，这一辈子，怎么活？活成什么样？自古以来注者如云，论如繁星，终也莫衷一是。最近，看到一种独辟蹊径的见解：最好的活法就是一个字——淡！

什么是淡呢？临危不乱，慌而不忙，聪而不傲，处变不惊，淡泊名利，如此等等。总之，淡，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大度，是一种明白，也是一种放下。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

2006年秋，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跟杜大恺先生学画画，几位学友相约去了安徽宣城北的敬亭山。在这里，李白写下那首“独坐敬亭山”的诗：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

遥想当年，年逾花甲的李白，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，独坐许久，触景生情，十分伤感，孤独凄凉袭上心头，情不自禁地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。

就在山麓下，是一片数百亩的茶场，时候虽然是中秋时节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派绿意苍翠，生机勃勃的茶园景色。在这一片绿海深处，有一处打垒平房。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曰：“中田有庐”。田中小屋，自然古朴，住着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，他就是在这个茶场干了一辈子，现已退休颐养天年的高级工程师。这个在业内很有名气的茶园基地里，几乎每一棵茶树都是他与徒弟们栽培、嫁接、改良的。他一生从未离开过这片茶园，积累了一生的茶树种植栽培经验正在整理文稿，准备出版一本专著。他的生活几乎全是茶的世界：在他这里，茶叶不仅是精美的饮品，还根据茶叶生长的不同季节，不同时段里，有的用来腌制咸菜，有的用来炒菜，有的还用来做成各种食品的添加料。中午在他家里吃了一顿从未吃过的茶叶宴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在他简陋而温馨的书房里，写了一幅书法：人淡如菊。他很高兴，将其收入了他的专著中。

当时，面对着敬亭山和翠绿的茶园，我忽然想到了陶渊明老先生。他身处政治黑暗、民不聊生的现实，却突破了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，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，自由、幸福的理想社会：他写了《桃花源记》《归去来兮辞》《归园田居》等大量田园诗文，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愿景，开中国田园诗之先河。

嗣后的历代文人墨客，几乎皆为田园风的继承者，特别是当他们的仕途遭受到挫折时，便想找一处“桃花源”，去耕耘自己理想的生活。

唐代的白居易便是其中的一位。他在唐元和年间，被贬为江州司马，他在庐山结庐而居，名为“白居易草堂”。在这里他写下了不少诗文，记述他心目中的田园胜境。其中通往“草庐”的山间小径，成就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

这种田园风曾经风靡了世界千年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艺术家，热情地拥抱着各种艺术形式的田园风。在英国最有名的田园诗人，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·马洛，他的代表作是《多情的牧羊人致情人》。

不过，这些理想中的田园生活，在那个年代并不曾实现，但是，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，却成为历代文人追逐写作的题材。今天，我突然悟道：这种田园风的精髓，就是一个字——淡！